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29

投稿信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山里的豹纹粽子

“哎——你在我的几点钟方向?”

“嘿,我在你的两点钟方向呀!”

春末,来到浙西好友家,小禹带我上山采粽叶,为防止走散,每过十分钟,我们都会吆喝着通报自己的位置。小禹妈妈打算包一百多斤粽子送给村里无儿无女,或孩子远在外地回不来的老人,她叮嘱说:“多采点,自己用不了,端午还可带去市场卖。卖完了再给老人们买牛奶和饼干。等到黄梅天一来,笋壳叶落下来被雨水一浸,也容易腐烂。”

我这才知道,在浙西山区,老一辈人包粽子不是用箬叶或芦苇叶,而是用笋壳叶,这笋壳叶可不是毛笋外面的壳子,而是当年的毛笋出土,化身为嫩竹后行将脱落的外衣,它牢牢地包裹在毛竹的竹节上,随着新竹抽条,笋壳叶被越顶越高,逐渐向外翻翘,此时,用剪刀将它齐根剪下,或者手持它的梢尖,向外翻转,给它来个“下腰”,快速巧妙地用力,一片笋壳叶就被揪下来了。

翻翘的笋壳叶丢进竹背篓,就会像得了什么指令一样,嗖地一下向内拢紧,像一个毛茸茸的笔筒。它比常见的粽叶都厚实,呈棕褐色或麻棕色,上面有各种抽象的豹纹。如果说,一般包粽子的箬叶或芦苇叶是“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,唱杨柳岸晓风残月”,那笋壳叶就如“关西大汉执铁板,唱大江东去”。

小禹家承包的竹园遍布三个山头,春天卖了2000多斤春笋,新竹还在不断顶出来,甚至在小禹家的廊檐下、石板路的缝隙里,也会冒出一根傲娇的新竹。

我们一路上山,笋壳叶外面的茸毛沾染在手臂上,痒痒的,竹林幽静,时不时有一只竹鸡呼啦啦飞起,从一根竹梢跳到另一根竹梢,它们身手矫健,如同《卧虎藏龙》里轻盈又倔强的玉娇龙。小禹边采笋壳叶边回忆:从前,妈妈要将毛竹卖给工地老板当脚手架,村里五六十岁、六七十岁的种田人,都来帮忙砍竹子。“一转眼,他们年纪最大的已经90岁,要是还有牙吃得碱水粽,那是福气,为什么不让他们福气长一点呢?”

笋壳叶包出来的粽子香味浓郁,久煮不破,当然,处理起来也比较麻烦。等我和小禹背着笋壳叶回来,小禹妈妈要先在流水中将笋壳叶

两面刷洗。笋壳叶上的细茸毛在水里漂起来,叶子上的豹纹变得更清晰。漂洗干净后,再将笋壳叶放入大盆里,加山泉水,加一勺盐,用大块青石压着,使之平整,再浸泡两小时以上。淡盐水可以杀灭细菌、虫卵,同时食盐还能增强笋壳叶的筋性,包粽子弯折时,不容易破裂漏米。

特别宽阔的笋壳叶,小禹妈妈将它从正中一分为二,她解释:“年纪大的人记性不好,别吃了粽子又忘记了。为防止他们积食,粽子要包得小一些。”

包粽子前,把几片笋壳叶纵向撕成长条,就可当捆粽子的绳子。

前几年,小禹妈妈包碱水粽,都是用草木灰过滤的灰水来浸泡糯米,这一次,她想给老人家们改改口味。只见她取出一小把生金毫的红茶,以沸水轻柔洗茶,依次将第二泡到第四泡茶倒出,晾温,将茶汤倒进盛有糯米的大盆内,用红茶汤泡发糯米4小时以上。然后,她用笋壳叶包成尖角粽子,六七个扎成一扎,放进大锅里去煮,煮到起锅前一小时,小禹妈妈又在大锅中放入很多自家腌的咸鸡蛋。

一屋子的茶香、笋壳香与柴草香,煮粽子的柴火是山上捡回的枯竹,燃烧起来会发出噼啪声,在灶膛中猛地放出一个小烟团。

煮好的红茶粽子披着鲜明的豹纹,看上去威风凛凛。小禹妈妈带着我们,走村串户去送给老人家,每人分给一扎粽子、四个咸鸡蛋。很多老人的灶台上,已晾放着邻居送来的粽子,蚕豆粽、豌豆腊肉粽,还有梅干菜肉粽。老人弯腰拱手,以做了几十年农活的粗大双手接过笋壳叶粽子,他们拎起粽子来看,脸上泛起孩童得了六一节礼物一般的笑容:“嘿呀,这粽子漂亮哉!当年,我运竹排到山外去卖,一顿能吃四个这样的粽子。”

此时此刻,莫名的感伤与感慨,像笋壳叶上的细茸毛一样招展在山区透明的空气里。老人家的壮年时代一去不复返了,然而,他们并不孤单,村民间淳朴的感情,让他们在暮年也是有人看顾的:有人帮着拆洗并重新挂上蚊帐,有人帮着从西瓜地里运西瓜回家,当然,也有人送来形形色色的手工粽子,让他们挑着菜去卖的时候,有剥叶即吃的干粮。

望能照顾照顾。”

我有点惊讶地看着父亲这副低声下气的样子,看到他的鼻尖有细细的密汗。

那个人瞧也没瞧父亲一眼,眼睛一直盯着男孩。父亲悄悄地把两瓶酒放到桌子上。那个人还是没看我们,继续盯着男孩。我和父亲一直站在门口,我的手脚更不知道放哪里合适,继续不停地扯衣服的领子。

父亲对那人鞠了一个躬:“你忙,我们先走了。”那位领导这才转过头来,说有数了。

一路上,我与父亲都没有说话。他一直把我送到寝室,看到我的床位靠着窗户,周围环境也很整洁,脸上才露出一丝笑容。

尽管后来父亲在我们面前还是一副严肃的样子,对我们家人说一不二,但在母亲面前还是一副大男子主义的模样,衣来伸手,饭来张口。

只有我知道,父亲求人时一副卑微的样子。直到母亲得了老年痴呆症,一向强势的父亲,开始对她百依百顺。

那是十年前,一向健康的母亲开始晚上失眠,接着出现了幻觉、焦虑等症状,而且性情大变,一向很自爱的母亲,变得自私无情,甚至胡言乱语。我们带着她四处求医,也不见有什么效果。后来,碰到一位精神科的医生,算是对症下药,控制住了病情,医生说,这个病需要家人的密切配合,包括定期复查、家人的陪伴与呵护等。

父亲从此像变了一个人,从不做家事的他变成了马大嫂,买菜、烧菜、洗衣服,样样都学会了。对母亲言听计从,晚饭后拉着她去村后面的小公园里散步。他甚至还会满脸堆笑,讲笑话逗母亲开心。那时,他的身影里好像已经不是卑微,而是一份浓浓的爱。

有时,我看着他们的背影,有一种“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”的感动。

经过一年多的治疗,母亲恢复了日常的生活功能,有时还能骑着三轮车与父亲一起去地里拔菜。那位医生说,母亲的康复是他治疗史上的奇迹,这与家人的关爱是分不开的。

经历过许多的事情,我渐渐明白,父亲有时的卑微是一种智慧、一种大爱。

种菜乐趣

清明回老家时,到同学一家串门,看到他家阳光房里种着各种各样的蔬菜,随手摘一些,涮火锅吃,特别新鲜,好生羡慕。得知我去年在阳台上种过菜,一力便说:“我培育了一些菜苗,准备挪到大地地上种,天有点冷,还没种呢,你带些回去,在阳台上种就可以。”这时,我才注意到,在菜地之间的夹缝处,有两个大泡沫箱子,里面有若干个黑色塑料小菜盆,栽种着一棵棵叶子各异的菜苗。在一力的指导下,我一认识这些菜苗的名字,根据我家阳台大小,一力帮我选择了大柿子、小柿子、黄瓜、辣椒、韭菜等不太占地方的菜苗。

回家第二天,我便把韭菜种上了。没想到,种韭菜竟费了好大力气。因为只有一个闲置的菜盆,我先把一部分韭菜苗栽上,之后,准备把我去年种的又细又茸的韭菜拔出来,种新的。我一边松土,一边拔,结果,怎么拔也拔不动。韭菜根须长得太深、太密并缠绕在一起,不能浇水后拔,那样会把泥土带出来。细想,去年吃了三茬韭菜,经过严冬,韭菜又能生机勃勃地存活,着实不易,细就细吧,不影响味道,毕竟也是我第一次种菜的成果,就留个纪念。于是,就把带回来的韭菜苗挤挤挨挨地栽在两个盆里。之后,赶紧下单买了6个大菜盆。

5天后,菜盆到货。傍晚,我欢天喜地地开始种菜。此时,带回来的柿子苗有些蔫了。我赶紧先把柿子苗的塑料外包装剪开,连苗带土挪进我的菜盆里,然后浇水。紧接着,把黄瓜、辣椒都栽上。我还种了生菜和小白菜。小菜园初具规模。

每天,我都要去小菜园巡视两圈。早上晨练回来,看看菜园里的菜是否需要补水。蔬菜真是水菜,特别能喝水,起初,几天一浇水。进入夏季后,几乎是一天一浇水。每天傍晚,我都拿着小板凳,坐在阳台上,静静地观察菜苗一番,看枝叶郁郁葱葱,看花朵一夜之间神奇冒出。

黄色的黄瓜花率先绽放,在绿叶衬托下,美艳动人。淡黄色的柿子花也张开委婉的笑脸。最后开的是辣椒花,别看辣椒那么火辣热情,可是花朵却是委婉淡雅。于是,我拿起毛笔,给黄瓜花、柿子花、辣椒花授粉。迄今,历时一个多月,黄瓜已经结出五根,细细的、短短的,长满毛刺。柿子开了很多花,尚未结果。生菜三周就成熟了,早餐摘点生菜、煎荷包蛋,做面包三明治,配上牛奶,简单、营养又好吃。小白菜也摘了好几回,用小白菜、鸡蛋、虾做手擀面汤,很有营养。

韭菜割了一茬,早餐做鸡蛋炒韭菜,头茬韭菜特别鲜,配点小米粥、大馒头、小拌菜,绝美。或用韭菜给槐花当配料,包槐花、韭菜、鸡蛋、虾仁饺子,特别好吃。

每天坐在阳台上,看着我的小菜园,心情真是美妙极了。

年少的时候,我认为“菜”都是长在土地上的,如果有人说什么菜是长在树上的,我会认为他是做梦了。在那个年龄段,我生活在苏北乡下,确实没见过什么世面,和我同年纪的毛头小子,一日三餐都吃山芋,吃饱就行,根本不计较所谓的菜。

那个年代,我幻想过哪种菜呢?说来有趣,其实只想过有肉的菜。有一次晚上,在生产队大场上看电影,看到演反派的一帮人,吃着一大盆红烧肉,笑得面目狰狞,就不敢再想吃肉了,怕这个想法被归到坏人行列中去。

说来也巧,那年端午节,恰是午饭的桌上,有一碗肉,还有一盘凉拌香椿头——这是正式的节日,必须有两个好菜。肉是有概念的,而香椿头还是第一次吃。乍尝感觉味道怪异,直喊不好吃。母亲说,香椿头属于野菜,吃吃就吃它的好来了。我也听话,就这样忍着吃了起来,好在有主打的“扣肉”作陪衬。

后来,我插队到了一个边远的知青农场,这里四周有两亩地香椿树,是农场的副产之一,因此每到春季,食堂三天两头供应:香椿头炒鸡蛋、香椿头拌豆腐,五分钱一大盘。干农活很容易饿啊,吃饭时有人嫌味道怪不吃,而我就烦不了那么多了,饥不择食,一大碗饭,一盘香椿头,总觉得很香。三年四春下来,不知吃了多少香椿头。

后来我懂事了,知道了香椿树是一种落叶乔木,到了春天,枝头会冒出红红嫩嫩的叶子就是“香椿头”。它和许多野菜一样,旺盛生长,它的叶芽尖部,嫩时可采摘半尺之长做菜。香椿树有的矮小,香椿头好摘;有的树大,香椿头翘在高高的枝头上,只能麻烦伙夫同志用人字梯上去攀摘。有一次我也试试,竟然梯上失足摔了下来,休养一周,算工伤,工分照记……

如今我居住的城市,人们视香椿头为时蔬,情有独钟。因为市面上不多见,所以一到春天,价格也被炒得可以,我的邻居王大妈都是当佐料一样,买一小把回来切炒个鸡蛋,搞一小碟子,忝列在招儿子回来的饭桌上。

但我知道,对于香椿头特殊的味道,每个人的评价又是不同的。有的人觉得它很香,炒出来很入味;而有些人却认为香椿头有一股难闻的怪味,根本不好入口。哎,正所谓萝卜青菜,各有所爱。不管怎样,我都觉得香椿头是一道春天的好菜。吃香和啃秋一样,都是民间的一种浪漫!对香椿头这种长在树上的菜,我始终怀有一份特别的眷恋。

□南京明前茶

□辽宁大连胡丹赤

父亲的卑微

父亲不苟言笑,严肃冷漠,我甚至有点惧怕他,不愿意与他多说话。看见同龄的小伙伴与父亲无话不谈,心里还挺羡慕的。

从我记事起,父亲一直是村干部,做着为村民服务的工作。那时,同学都羡慕我有个好父亲,只有我知道,我家其实没沾父亲一点点的光。

记得小时候我们家是用土灶煮饭烧菜的,当时地里收来的庄稼柴根本不够烧火做饭。怎么办?父亲让我和哥哥去田地里捡牛粪,牛粪捡来晒干后,灶里的棉花秸秆烧着之后,把牛粪放上去,也能把饭煮熟。但是,我和哥哥不太愿意去捡,感觉做这事有点丢脸,而且烧牛粪的时候,有一股怪味,很不好闻。邻居大伯悄悄对我们说:“村里的窑厂在用煤炭烧砖头,你们还捡什么牛粪?不会去挑些煤炭来烧啊!”

我恍然大悟,鼓起勇气与父亲提了这事。父亲听后勃然大怒:“这是集体的煤,我挑一担,别人也跟着去挑一担,砖头还怎么烧得硬?再说这种话,我撕烂你的嘴。”

说完,一个巴掌在空中划过弧线。我吓得眼泪差点掉出来。

从此,更不敢轻易与他说话了。直到我考上高中,父亲在我心里的形象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我们镇上没有高中,读高中必须去县城。那时眼中的县城远得像是现在的孩子去国外。当时我根本没离开过小镇。父亲从女儿考上高中的喜悦中平静下来之后,开始为出远门的我深深担忧。因为,每到深夜他总是与母亲谈起担忧,谈到后来,就传来母亲压抑的哭泣声。直到临近开学,父亲不知从哪里找的关系,搞到一张纸,说已经找到关系托人照顾我。

开学前一天,父亲决定亲自领我去学校报到,同时去拜访那位领导。我穿着阿姨送我的新连衣裙,相当不自在,不时用手去拉一下领子。对于穿惯汗衫短裤的我,就像手脚戴着枷锁。

父亲把我带到一个单元楼,一位领导模样的人开了门。他们家里还有一个比我年纪小几岁的男孩。开门的时候,领导正在训他。父亲一改他严肃的样子,满脸堆笑地说:“我与某某同村的,是亲戚。女儿到县城高中读书,希

□浙江慈溪施群妹